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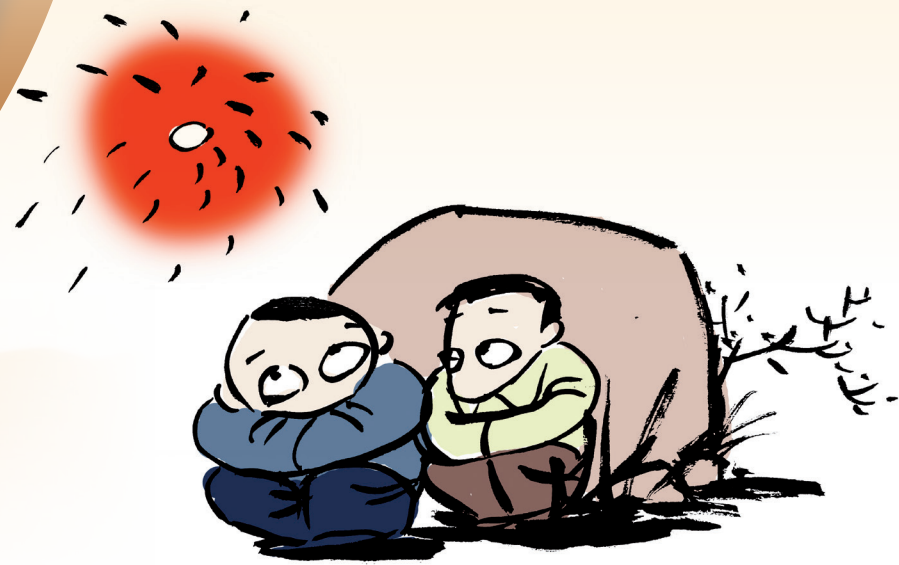
宝鸡人

大俗大雅 宝鸡话

怎样说天气

编者按

在宝鸡地区，人们对阴晴雨雪、风云雷电等天气都有着独特而生动的说法。这些说法是西府人对自然现象的形象描述，一方面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指导和参考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敬和遵从，而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宝鸡方言中的生动体现。



晒爷婆 (sai ye po)

本报记者 罗琴

在宝鸡地区，人们习惯用“爷婆”这一独特的方言词语来专指太阳。比如，“晌午爷婆好的，赶紧把被子都拿出来晒晒。”这句话就是在说，趁着中午太阳好，赶紧把被子拿出来晒晒。而“连续下了几天雨，好不容易见到

爷婆了。”则是说连续下了几天雨后，终于见到了太阳。

扶风籍青年教师郭辉解释说，在宝鸡话里，晒爷婆就是晒太阳。“爷”和“婆”通常分别指祖父和祖母，但太阳代表温暖、光明和生命力，常被赋予了崇高的象征。因此，人们在方言中，不仅把天

说成“天爷”，还把太阳说成“日头爷”或“爷婆”。这样的称呼不仅表达了太阳给予大地和人温暖，如同家中长辈给予晚辈关爱一般，同时也传递出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。

市民赵诺言回忆说，小时候，奶奶给他讲过天上有个“爷婆”的故

事。虽然奶奶没有文化，但她讲得生动感人，让他听得津津有味。长大后，他才明白奶奶讲的“爷婆”的故事，其实就是后羿射日的传说。赵诺言感慨地说：“当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，才有了昼夜交替，才有了四季分明，继而才有了万物生长。在老一辈人的心里，太阳就是生命的起源，也是我们

的祖先。”

自古以来，在以农耕为主的西府大地，人们对农业就有着深厚的情感。庄稼的生长与光照、雨水等紧密相连，这使得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敬畏。他们期盼着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深知“天爷”和“爷婆”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。因此，人们选择用最为尊敬的词语来代指天、太阳等自然元素，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，也是对其恩赐的感激之情。

响呼噜 (xiang hu lu)

毛丽娜

午后，一阵隆隆的雷声猛然间打破了宁静，扶风县城关街道的聂娟急忙呼唤家人：“响呼噜啦，赶紧收豆角！”这一幕，正是宝鸡地区人们用方言“响呼噜”来形容打雷的日常情景，充满了浓厚的地方色彩。

在宝鸡方言中，“响呼噜”一词几乎成了打雷的代名词。千阳县南寨镇63岁的居民闫斌强解释说，这个说法缘于人们对打

雷声音的独特感受。雷声轰隆，在宝鸡方言的语境下，被形象地比作“雷公”的呼噜声，于是，“雷公”也便获得了“呼噜爷”这一充满西府味的尊称。这个称呼不仅传神地描绘了雷声的特点，更体现了宝鸡人对自然现象的敬畏。

闫斌强进一步说，在宝鸡地区，无论是历经沧桑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每当雷雨交加之时，“响呼噜”这一说法便自

然而然地跃然于唇齿之间，它已然成了人们语言习惯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他生动地举例，乌云压顶、雷声轰鸣，人们便会说那是“呼噜爷”开始巡视天际了，或是“呼噜爷”在云端上翻了个身，预示着雨水即将洒落，滋润这片土地。

不仅如此，“呼噜爷”这一说法也悄然走进了宝鸡地区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。在以

西府农村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，许多作者地道地运用“响呼噜”这一说法，来描绘打雷的场景，使得作品更加富有地域特色和乡土情结。这样的语言表达，不仅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，感受到了宝鸡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，也让“呼噜爷”这一形象更加鲜活、深入人心。

发白雨 (fa pei yu)

本报记者 祝嘉

“要谰咧，赶紧回，发白雨呀！”7月13日下午，天气晴朗，在金台区金河镇陵辉村，几个村民正在树下聊天，忽然天降小雨，并有越下越大的趋势。大家不约而同起身散去。在宝鸡话里，人们习惯把晴朗天气突然下的大雨叫作“白雨”。

“东虹日头西虹雨，南虹出来发白雨。”在宝鸡地区，流传着这样的农谚，每当夏日午后，天边如果出现一道彩虹，人们便能根据彩虹的位置，推测接下来的天气变化。若彩虹挂在东方，则预示着晴天将持续；若彩虹挂在西方，则意味着雨水即将来临；而当南边的天空出现彩虹，那便是“发白雨”的先兆，一场猛烈而急促的大雨即将到来。

我市方言研究者

李新明说，“发白雨”这一说法生动形象，因为白雨来临时，天空依然亮堂。农人对白雨又怕又盼：夏收时，怕白雨淋坏麦子；夏种时，又盼望白雨浸润大地、滋养种子。文人对白雨却有别样感情：在李白眼中，“白雨映寒山，森森似银竹”；在苏轼眼中，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”；在陆游眼中，“贪看白雨掠地风，飘洒不知衣尽湿”。

一些人认为，宝鸡话“白雨”

的正字应为“霪雨”，因为“霪”字音为pei，本义是大雨、暴雨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中有“天油然作云，霪（今写作沛）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”，霪然下雨，意思就是下大雨。而宝鸡话里的“白”字就读作pei，所以，“白雨”或是“霪雨”的误写，却被人们推广、延续下来。当然，这只是一家之言，长久以来，宝鸡人还是习惯使用“白雨”。



下冷子 (xia leng zi)

本报记者 张琼

在宝鸡，人们习惯把下冰雹叫“下冷子”，并流传有“黑云红梢子，必定有冷子”等农谚。因精心照管的庄稼、果树、禽畜经不起“冷子”的摧残，故而农人对“冷子”深恶痛绝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收录了“冷子”一词，解释其为方言名词，即冰雹。“冷子”不仅宝鸡人常说常用，在陈忠实的小说《白鹿原》中也有“冷子”的身影。书

中讲，朱先生知识渊博，一晚夜观星河，脱口说今年成豆，恰巧被回娘家的姐姐听到，于是姐姐收罢麦子种上豆。那年干旱其他作物都旱死了，唯有耐旱的豆子大获丰收。于是，大伙对朱先生的才华颇为惊叹，村民等着看朱家种什么，跟着种什么。“然而，像朱先生的姐姐那样得意的事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朱家的庄稼和众人的庄稼一样

遭灾，冷子打折了苞谷，神虫吸干了麦粒儿，蝗虫把一切禾苗甚至树叶都啃光吃净了。”这里，就用到了“冷子”，讲朱家玉米也被冰雹打伤了。

我市民俗文化爱好者李彩云说：“对咱庄稼人来说，冷子是主要灾害天气之一，核桃、花椒、苹果、苞谷等多种农作物都害怕冷子，花朵被打烂，果实被打落，让人心疼又心

慌。”因冷子危害大，故而农人总结了一些农谚来观察冰雹天气，比如“伏天早上凉飕飕，午后冰雹打破头”“乌云西北风，雹子必定凶”“早晨露水大，后晌冰雹下”等。

在陇县有一支成立于1974年的民兵女子防雹高炮连，常年高山之巅与冰雹灾害展开斗争，五十年如一日化雹成雨、防雹护农。

本版插画 陈亮作

